

丘鎮英 著

西洋哲學史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丘鎮英著

西洋哲學史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西洋哲學史

丘鎮英 著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古籍膠印車間印刷

•

開本：850 × 1168 1/32 印張：7.75 字數：180千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統一書號：2243·10 定價：2.20元

出版說明

爲有利於東西方文化交流，適應我國文化建設的需要，我社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世界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先生共同商訂，重新影印出版其父丘鎮英教授遺著《西洋哲學史》一書。

丘鎮英先生生前是香港香江學院的教授，我國知名哲學家，也是一位爲人正直的愛國學者。本書是作者系統介紹和論述歐洲哲學史的一部專著，曾於一九六一年由香港興中出版社出版。本書材料豐富，引證確鑿，文字嚴謹流暢。儘管該書寫成時間較早，其中有個別論述不盡完善，但就全書來看，對進一步研究歐洲歷史上各哲學流派的興起和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這次影印，爲了保持本書的原貌，我社對內容未作任何改動，只對某些排校中錯漏或模糊不清的字詞及標點等，作了必要的訂正。原書哲學術語，有時使用希臘文原詞，這次影印時，改用拉丁字母寫出，希臘文語音音符，概予略去。并此說明。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九月

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

文心雕龍諸子

(自)

(序)

這部西洋哲學史，係本人在香江學院教學十年來的結果。我記得開始講授這門功課的時候，在香港要選擇一本適合於中國學生用的課本，可不容易。在歐美關於西洋哲學史的著作，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但名家如 W. Windelband, W. T. Marvin, A. Weber, A. K. Rogers, H. E. Cushman, Bertrand Russell 等之著作，則以卷帙浩繁，只能供參攷；而日本之大西祝、安倍能成、桑本嚴翼、岩崎武雄等之著作，則以學生多未習日文，無法瀏覽，至於中文著作，則寥若晨星。所以著者爲教學上的關係，迫得一邊編著一邊講授，然積數年所得，僅由古代編及近代哲學的開端。近以興中出版社答允付剞劂，遂於去年仲夏起續編近代，酌刪古代與中世，半年來於課務之暇，夜以繼晷，中間且因此而小病三次，現總算全部殺青。憶及作者在中學生時代受科玄論戰的影響，三十年來即浸淫於東西哲學之研究。頗覺「五四」以後，國人皆崇西化，惟於構成西洋文化骨幹之哲學，多僅啜其一勺，鑽研失於太偏。崇尚古典的，則反對現代，崇尚現代的則反對古典。於心物亦然，崇尚唯心的則反對唯物，崇尚唯物的則反對唯心。殊不知古今原屬一脈，心物本亦同源。最近胡適之先生任台灣極力鼓吹新個人主義，而共產黨則在大陸強迫推行全體主義的人民公社，真是旗鼓相當。亦足徵「全盤西化」毒害吾國之深！故今日對西方文化之再評價，實爲當務之急。余生也晚，竊願先將研究西洋哲學之一得貢獻於國人之前，俾對西方文化作一簡單的定性分析，然後方可瞭解西方文化的長短，以定其取捨的態度。並因此而引起對固有文化的再檢討，則企予望之。本書承學生陳傑三、劉健明、陳郁彬諸君的協助繕校，阮敬賢君代繪地圖，謹此誌謝。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於香港沙田寓居。

西洋哲學史

目次

自序

導言

一、哲學的特質

二、哲學史的領域

三、西洋哲學史的內涵

四、東西哲學的主要分歧點

第一篇 古代哲學

第一章 作為西洋哲學搖籃的希臘

一、希臘的地理環境

二、古代希臘民族的特質

三、希臘人的精神生活

四、希臘的政治

第二章 希臘哲學的青春期

甲、東派

乙、西派

一
一
三
四
九
三
三
三
三
一
四
三
一
一
六
八
一
八
二
〇
二
三

丙、多元論	三〇
第三章 希臘哲學的成熟期（上）	三九
第四章 希臘哲學的成熟期（下）	四八
第五章 希臘哲學的衰老期	六一
第一期 倫理時期	六二
第二期 宗教時期	六九
第二篇 中古哲學	七六
第一章 中古哲學的歷史背景及其特徵	七六
一、中古哲學的歷史背景	七六
二、中古哲學的特徵	七七
第二章 經院哲學（上）	七八
第三章 經院哲學（下）	八二
第三篇 近代哲學	九一
第一章 近代哲學的背景及其特徵	九一
一、近代哲學的歷史	九一
二、近代哲學的特徵	九三
第二章 近代哲學的起首	九九
第三章 英國的經驗論派	一〇三

第四章	大陸的理性論派	一〇九
第五章	英法德的啟蒙運動	一二四
第六章	德國哲學全盛時期（上）	一四七
第七章	德國哲學全盛時期（下）	一八四
第八章	十九世紀初中葉的英法哲學	一九六
第四篇	現代哲學	二〇五
第一章	現代哲學的趨勢與展望	二〇五
第二章	結論	二一六

附錄

參攷文獻

人名地名索引

事項名辭索引

後記

導言

一、哲學的特質 從哲學的字源上說，哲學乃探求純粹智識的一種學問。但哲學的意義，隨時代之不同而有所遞嬗，在古代希臘，哲學爲統攝羣學的最高學問，柏拉圖（Plato）將哲學分爲辯証學（Dialectics）、物理學（Physics）和倫理學（Ethics）三部。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將哲學範圍更加擴大，幾乎包括討論宇宙與人生的一切學問。迨亞里士多德逝世，雅典淪亡，以世變紛乘，人們均希望能得一安身立命之所，哲學遂一變爲人生處世的指南，哲學討論的問題均是倫理問題。由古代入中世，一以倫理哲學內部的衝突，理智的權威失墜。「賢人的理想」已不足以維繫人心，超自然的權威即取而代之。二以東方宗教的傳入，尤其是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於三九二年定基督教爲國教之後，宗教勢力籠罩全土，經院哲學家以哲學疏解教義，以期建立合理的神學。哲學便一變爲宗教的附庸。一四五三年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淪陷，接着文藝復興，人文主義運動開始，古代希臘的窮理致知底精神，又重復現於近代。培根（Francis Bacon）分哲學爲神學、人類學及自然哲學；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哲學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則分爲第一部討論知識本體問題，第二部討論機械物理學原理，第三部討論宇宙，第四部爲理化生理的解釋。哲學重復古代希臘統攝羣學的舊義。嗣經理性論派與經驗論派的闡揚，康德（Immanuel Kant）加以綜合批判，於是哲學之研究，一變爲理性的自己考察。到黑格爾（G.W.F. Hegel）集思辯哲學的大成，認哲學爲科學的最高法院。黑格爾逝世後，因自然科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空前的發達，科學家多鄙視哲學研究，甚且有主張取消哲學者。十九世紀末以來，風

氣不變，科學家如馬哈（Mach）、皮爾生（Pearson）、潘加勒（Poincaré）等均起而作科學的批判，彼等以為研究科學，必先有其概念的假定，這種假定自非絕對的知識，要批判這種假定之是否正確的工作，則是哲學的任務。所以今日哲學的主要任務，即是以理智的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來批判常識與科學。現代唯物論派的哲學家布哈林（Bucharin, 1888—1938）認為科學祇能分論宇宙與人生，唯哲學乃能綜論宇宙與人生，哲學的任務，「在於聚集一切的事物，總集一切的知識，構成整個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基礎」。

哲學既是羣學之首，自有它與衆不同的特質。

第一是注重根本的性質，所謂根本有三義：一為究極義，即窮究事物最後存在的根據，及探求絕對的根柢的原理。二為普遍義，探求一般現象共通的原理。三為統一義，研究宇宙統一的體系，希望能獲得一整個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第二是注重思辯的性質，哲學既欲窮究宇宙的奧秘，自不能局限於感覺的觀察，必須經過思辯工夫，方可補其不足。柏拉圖所謂真知識，是經過理性考察的，這便是思辯的工夫。第三注重綜合的性質，斯賓塞（Spencer, 1820—1903）認為科學是部分的統一的知識，而哲學則是完全的統一的知識。這即表明哲學是將各科學的部分所得，綜合成為統一原理的學問。換言之，哲學是統攝羣學的學問。第四注重進步反對因襲的性質，哲學已為科學的綜合，則科學的進步發展，哲學亦必隨之而進步發展。同時，哲學思想為一發展之有機體，最反對因襲陳說，故每一偉大的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必自為機杼，不肯隨便盲從，所以便常與傳襲的信仰衝突，甚至以身殉道。在西洋哲學史中，蘇格拉底（Socrates）與白魯諾（Bruno）便是最可佩的例証。

二、哲學史的領域 哲學史不同於一般歷史，一般的歷史是以政治經濟的變動爲主要線索的，但哲學思想則不一定與政治經濟的發展相合拍。比方古代的希臘在伯里克里斯（Pericles）逝世後，民主政治走向最低潮的時候，哲學思想反而發達到了頂點，因而哲學史處理的範疇與一般歷史處理的範疇不必完全一致。一般的歷史重視時代的先後，哲學史則重視思想系統的發展。換言之，一般歷史的記述先後，是純乎時代的，而哲學史的先後，則須兼爲邏輯的。

哲學史亦不同於一般哲學家自著的書，就是與普通所寫關於哲學的書，如所謂人生哲學，或某某哲學家的哲學等，也有相當的距離。因爲它所負荷的歷史的意義，不止在說明種種哲學，而且在說明這種種哲學之有機的發展，同時，不止注意於哲學本身，而且要顧到哲學的外延，這就要問哲學發生在怎樣的環境之下，及如何擴散出去，影响了其他文化諸部門的。

可見哲學史不同於一般歷史，也不同於一般哲學。它自有其特殊的領域。哲學史的目的可歸納爲三個：

（1）求因 美國新實在論者馬文（W. T. Marvin）認爲「任何時代的哲學，係全部的文明（意指過去）和其時變遷中的文明底結果」（The Philosophy of any period or age is the outcome of the tot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ivilization of the time）。所以，任何一種哲學思想的發生，決非憑空出現，必有它發生此種哲學思想的原因。哲學史的第一任務，就在窮源溯委，闡明發生此種哲學思想的原因。

（2）明變 古今哲學思想，變化至繁，但亦有其一定相沿的軌跡。哲學史的第二任務，就在究明

古今哲學思想遞嬗相沿底軌跡。

(3) 評論 將哲學思想發生的原因和它的變遷的軌跡究明之後，還不够。這就有賴於將各種哲學思想加以客觀底評價以後，方算完成。換言之，將各種哲學思想對當時及後代的影響，產生了何種價值，作一種「客觀的」評論，這是哲學史的第三任務。

黑格爾 (Hegel) 謂：「哲學史的全體，其自身是理性的，是被自己的理念所先天規定着的必然底首尾一貫的發展」。——這就是說，哲學史不是偶然的真理之平面性的列舉或編排，而是要在各時代哲學體系的發展過程中，發現其必然性底內在關聯，使哲學史本身成爲一個合法則性的完整底有機體系。

三、西洋哲學史的內涵 人類的哲學思潮由古代發展到現在，以產生的背景（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不同，大別可分爲東西南三大支。東支的分爲印度與中國兩系，到了東漢以後，印度系輸入中國系，經魏、晉、隋、唐的發展，至宋、明由道學家加以調和融攝，便產生了中國的中古哲學——即所謂「新儒家」的哲學。西支的也分爲希臘與希伯來 (Hebrews) 兩系，紀元以後，希伯來系隨基督教的傳入羅馬，吸收希臘哲學中與神秘思想相合之部分，奠立所謂教父哲學 (Patristic Philosophy) 與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即西洋哲學中的中古哲學，文藝復興運動後，希臘哲學思想隨自然科學的發展而復興，遂產生西洋的近世哲學。十九世紀後半到現在，爲希臘、希伯來兩系交流時代，亦即轉入西洋現代哲學的階段。

從此可知希臘精神與基督精神爲西洋哲學的主要骨幹，亦即西洋哲學的內涵。

茲據新約爲主，畧論希臘文明與基督文明的主要不同點：

(1) 希臘精神的特質，以入世爲第一義。基督精神的特質，以皈依天國爲人生的究竟，重視出世。因而有三種差別的特徵：

甲、希臘人重視理性，分人爲理性、靈魂及體魄三部。以理性爲最高。基督教以靈魂之得救爲無上的目的，輕視理性。以靈魂代替理性的地位。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四與二五節：「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這是重視靈魂的佐証。

乙、希臘人對精神與肉體，兩皆注重，但尤偏重於肉體。希臘的美術文藝與體育競技同樣發達，不過繪畫與彫刻，多以人的裸體爲對象，其注意於人體美的追求，便足爲偏重於肉體的一種佐証。基督教以靈魂爲主，認吾人之有身，爲靈魂得救的一種障礙。羅馬書第八章五——十節：「因爲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上帝爲仇。……如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却因義而活」。

丙、希臘人甚重家族觀念，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常與其家世有關，尤其在奴隸制盛行後之希臘爲然。基督教則反對建立於私有制上的家族制度。馬太福音第十章三四——三八節：「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爲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十四

章二六節又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耶穌不單勸人反對他的家族，他自己也以身作則的反對家族。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六——五十節載：「耶穌還對衆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有人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他却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基督教的目的在創造一合於正義的天國，以拯救世人。凡信仰上帝的，沒有種界國界的分別，都有資格進入天國。以家庭爲種界國界的根本，故須首先加以破除。

(2)希臘精神的基礎「主知」，希臘人崇尚智慧，所謂哲學，原義本爲愛智，所謂哲學家，原義本爲愛智者。蘇格拉底(Socrates)謂「知識即道德」(Knowledge is virtue)。這句話便可作希臘精神的標識。基督精神的基礎「主信」，尚愛情。基督教認爲：「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又認爲「信的必得救」，「義人必因信得生」，「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你若口裡認耶穌爲主，心裡信上帝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爲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所以「信」爲基督精神的基礎。與「信」互相發明的爲「平等」，基督教認「智慧」爲人與人間不平等的階梯，故主張滅絕智慧：這與莊子所謂「絕聖棄知」的意思相似。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十九、二十節謂：「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上帝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又第三章十八、十九節謂：「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爲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爲有智慧的。因這世界的

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在基督教看，智慧是阻碍人們贖罪的絆腳石，只要信主，便可人人平等，人人得救。由「信」而「愛」，無一切差別的平等的愛，便是「博愛」，這是基督教全部精華之所在。耶穌基督便爲人類贖罪而降生，一部新舊約皆爲此「博愛」精神所構成。他如天父愛人，並命令人們要彼此相愛。約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十三節謂：「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這一片惻怛慈祥博愛有情的態度，直可以裂金石而泣鬼神。至於希臘的理想人爲「智者」（Wise man），希伯來的理想人爲「先知」（Prophet），它的原義爲源泉滾滾，不舍晝夜，謂倘遇亂世即出而救人，有如泉水之湧出，不可自抑的意思。

（3）希臘民族以中節（Moderation）爲生活的標準。詩人希西阿（Hesiod）謂：「一半較完全好」（The half is better than whole）。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s）謂：「凡事守中則最善」。總之，希臘自「七賢」以來，諸大哲人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無不強調「中節」的重要。希臘的「中節」的真義，一方面主張物質的享受，一方面又反對縱情恣慾。比方對財富的觀念，亞里士多德認爲極富的人必不能爲善，但貧窮又爲叛逆與罪惡的源泉。基督教則尚貧苦，如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一節載有一少年欲作完人，耶穌對他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以基督教的天國，是爲貧苦者建立的。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三、二四節載：「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基督教並認爲在世間積聚的資財都是假的，而且有危險的。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二十節載：「不要爲自己積儋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儋財寶在天上，天上

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同時，認為能够捨棄一切關係和捨棄一切財產的，方能永生。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九節載：「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4) 希臘精神崇尚人性尊嚴。亞里士多德稱希臘人的性情爲「超卓的意志」(Highmindedness)，意指希臘人，昂昂然若千里之駒，自視其尊，憐人而不爲人憐，奴人而不爲人奴。有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基督精神則恰恰與此相反，力主謙卑，與老氏懦弱謙下相似，照舊約創世記人生便是帶罪之身，換言之，即是生而有罪的人，要信主纔可得救。馬太福音第十八章四節載：「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就是最大的。」又二十章二六——二八節載：「你們中間誰願爲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爲首，就必作你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耶穌教人不特要謙卑，而且要逆來順受，以德報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七——三十節載：「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爲他禱告，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

以上分析的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以基督教爲代表)，在約近二千六百年的西洋哲學史中，其流行時代可劃分爲四期：從紀元前六二五年至紀元後四七六年，即西羅馬滅亡止，此一千一百零一年間爲西洋哲學古代史，亦即希臘文明流行的時期。自紀元四七六年至一四五三年，此九百七十七年間爲西洋哲學中古史，即基督文明支配的時期。自一四五三年東羅馬都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淪陷至